

言文
對照

古文觀止

上海廣益書局印行

言文
對照
古文觀止
卷十一

上梅直講書

蘇軾

軾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夷常竊悲周公之不遇

鴟鴞國風篇名周公相成王管蔡流言于國中曰公將不利于孺子故周公求

征二年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公乃作鴟鴞之詩以貽王君夷周公召公篇名君者尊之及觀史記見孔子

之稱夷召公名也成王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乃作君夷勞頭歎周公起奇絕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

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

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

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

接手又美孔子更奇通篇以樂字為主

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

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

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乎此矣

富貴而不樂貧賤而足樂此周公所以不如夫

子也。雙收周公孔子暗以孔子比歐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

梅以其徒自比意最高而自取亦高

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

先出歐陽公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

次出梅公其

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樂其所樂也

歐梅之樂只虛寫妙

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

即作詩及詞賦之類

求升斗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

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

欲窺其得見先窺其不得見文勢開拓

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

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

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是以在此

嘉祐二年歐陽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

之說異思有以報之梅聖俞特與共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為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真公第二。不為世俗之文應上脫去世俗之樂正見知己處

非左右為

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

祝

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

己

以上敘歐梅之識拔自己之遭遇極為淋漓酣暢

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

應在富貴貧賤

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

占地步多少

苟且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

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

自東坡說出自己之真樂乃一篇之關鍵

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

哉游哉可以卒歲

引成語四句收住

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然而不怒

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未復以樂乎斯道專頌梅公是樂字

評語

此書叙士遇知己之樂。遂首援周公。有管蔡之流言。召公之不悅。以形起而自比於聖門之徒。坡公之推尊梅公。與陰自負意。亦極高矣。細看此文。是何等氣象。何等采色。其議論真足破千古來俗腸。絕妙。

演白

軾每每讀詩到鷓鴣一章。讀書到君爽一篇。常常暗地裏悲傷。周公的不過等到讀了史記。看見孔子困厄在陳蔡的中間。卻是絃歌的聲音。仍舊不斷。顏淵仲由的一般學生。互相問答。夫子道：『不像牛的一類。不像虎的一類。到那曠野裏去。吾的道理不對麼？吾為什麼到這樣？』顏淵道：『夫子的道理太大了。所以天下的人不能夠容納。雖是這樣。不能容納。也有什麼害處？并且不能容納。然後可以見得是君子。』夫子油然的笑道：『顏回。如果你多財。吾情願替你做官。』那天下雖不能容納。卻是他

的學生。能够自足。拿來互相快樂。竟是這樣。現在才曉得周公的有富貴。實在有不如夫子的貧賤。想拿那召公的賢明。管蔡二叔的親近。卻不知道他的心思。那周公有什麼人。和他一同快樂。這富貴。卻是夫子的所和他一同貧賤的。都是天下的賢才。便也足以快活在這上面了。軾在七八歲的時候。方才知道讀書。聽見天下有歐陽公的人。他的做人。像古時孟軻。韓愈的一等人。卻又有梅公的人。跟他一同交游。和他上上下下的議論。後來到了壯年。方才能够讀他的文章詞賦。想見他的做人。想他一定飄然的脫去世上塵俗的快活。卻自己能够快活他的快活呢。剛才學做對仗排偶詩賦的。

文章求一升一斗的俸祿，自己想來沒有能够進來見諸公的面；到了京師一年多，沒有曾經一看公卿的門。今年春天，天下的士子多聚集在禮部攷試。先生和歐陽公實，在親身攷試他，軾沒有自己想到，攷中在第二。後來聽得人家說：『先生愛這篇文章，以為有孟軻的遺風，卻是歐陽公也，因他能够不做世俗的文章呢？』那錄取的原因，就在這裏。『沒有左右的人先替他通關節，沒有親舊的人替他請求囑託，卻是在以前十多年的中間，聽他的名望，不能够見一面，一旦做了知己，退下來想他，人果然不可以苟且求富貴，但也不可以只求貧賤；有了大賢人，我去做他的學生，便也可以靠託了。如果圖一時的僥倖，跟了成隊的車馬，幾十個人，使得鄉閭里巷的小百姓聚了觀看，并且贊美歎息他，也怎能够換這個快活呢？』書上說道：『不怨天，不怨人。』因為閒暇自得，可以過年了。先生的名望滿佈天下，却是官位不過五品，先生的容貌面色溫順的，沒有怒容。先生的文章寬厚敦重樸實，卻沒有怨言。這必定有所快活，在這種道理呢？這個道理吾願雜在中間參與參與呢。

喜雨亭記

蘇軾

亭以雨名志喜也

起筆便將喜雨亭三字折開，倒點出已盡一篇之意。

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

釋所以志喜之意。

周

公得禾以名其書

唐叔得禾，異母同穎，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饒周公於東土，周公嘉天子命，作嘉禾。

漢武得鼎以名其年

漢武帝元狩六年夏

得寶鼎汾水上改元為元鼎元年

叔孫勝敵以名其子

魯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獲長狄僑如乃名其子曰僑如

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

不忘一也

引石為證

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

種樹以為休息之所

先記作亭

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

縱一筆下便可

始曲折

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

跌一句借憂字形出喜字

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

為未足

又跌一句

丁卯大雨三日乃止

次記雨

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

相與忭於野

慶歌忭三句易法

憂者以喜病者以愈

次記喜

而吾亭適成

緊接此句妙雨更不可不喜喜更不可不志志喜更

不可不以此名亭在此

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

祝

客而告之

開出波濤

曰五日不雨可乎

更五日也

曰五日

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

更十日也

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

同薦

饑獄

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

以無雨之可憂形出

得雨之可樂

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於此亭

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

應前示不忘結句

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

者不得以為襦

如使

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

一眼注著亭卻不肯一筆便說

亭

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

得着呢！現在上天不肯拋棄我們的百姓，方才早就賜他的甘雨，使得吾和你們的幾個人能够彼此安閒自得，并且快活在這個亭上的，都是雨的賞賜呢！這又可以忘記麼？既經拿來題這個亭子，又接了唱一隻歌道：『如果天上落下珠子來冷的人不能够拿來做衣裳，如果天上落下美玉來，餓的人不能够拿來做米粟，下雨一連三天，是那個人的力量！百姓說是太守，太守不有這力量，歸到天子，天子說不對，歸到造物，造物不肯拿來算自己的功勞，歸到他太空，太空杳杳冥冥的，沒有地方去叫他，吾因此拿來題吾的亭子。』

凌虛臺記

蘇軾

國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

筆亦凌虛而起

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

終南山在陝西西安

而都邑之麗者，莫近於扶風。

麗附也

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

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

應宜若句

此凌虛之所為築

也。

點出臺

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履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

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

計也

曰：『是必有異。』

穀未築臺之光

使工鑿其前為方池，

以其土築臺，高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

以為山之踴躍奮迅而出也。

鼓既祭臺之後恍然不知二句正寫凌虛意

公曰。是宜名凌虛。點出以告其

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為記。

點出

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提

寄想甚遠

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

臺從無而有是說興成

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臺自有而無是說廢毀嘗

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

祈年橐泉皆宮名

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

柞。

昨。長楊較獵之所。五柞祀神宮

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

仁壽隋文宮名。九成唐太宗所建宮以避暑

計其一時之盛

宏傑說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

例興成

然而數世之後。欲求

其髣髴而破瓦頽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荆棘。邱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

歟。

例廢毀。憑弔今古唏噓感慨欲歌欲泣

夫臺有不足恃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

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

推進一層說

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

託意有在而不說出妙

既以言於公。退而為之記。

評語

通篇只是興成廢毀二段。一寫再寫。悲歌慷慨。使人不樂然。在我有足恃者。何不樂之有。

蓋其胸中實有曠觀遠識。故以至理出為高文。若認作一篇譏太守文字。恐非當日作記。

本旨

演白

住在南山的下面，那起居飲食，應當像和山接近呢？四方的山，沒有比終南再高的，卻是都邑附近山的，沒有比扶風郡再近的。拿最近去求最高，這在形勢上可以必得的，卻是太守所住的地方，沒有曾經知道有山的，雖不是事情的，所以損益他，卻物理上有不當這樣的。這凌虛臺的所以建築呢？當他沒有築的時候，太守陳公手中拿了杖，徜徉逍遙，在這下面，看見山嶺露出在樹木上面的，相連不續的，像人的行在牆外，卻見他的髮髻呢？說道：「這必有奇異可觀的。」使工人鑿他的前面，做個方池，就拿這個泥土，做個臺臺的高度，只不過高出屋簷為止。後來人家到這臺上的，恍恍惚惚，不知道臺的高低，卻以為山的踴躍奮發，迅速出來呢？公道：「這應當稱他『凌虛。』」拿來告訴他的佐吏蘇軾，並且求篇文章，做個記念。軾回答公道：「物的興廢成毀，不能够預先知道呢？以前的荒草野田，霜露的所蒙藏隱蔽，狐兔的所逃竄伏匿，當這個時候，豈知道有凌虛臺出現呢？廢興成毀的事，相循環到沒有窮盡，那便臺的再變做荒草野田，都可以知道呢？我曾經試和公登到臺上去，一望他的東面是秦穆公的祈年臺，泉雨宮呢？他的南面是漢武帝的長楊場，五柞宮他的北面是隋文帝的仁壽宮，和那唐朝的九成宮呢？計他一時的興盛，規模濶大，形式奇美，建築堅固，不能搖動的，豈但百倍那凌虛臺呢？然而隔了幾代，後來想求他髣髴的形象，就是破瓦壞牆，也

沒有再存在了，早早的已經化做禾黍荆棘土阜田畝了；那何況在這個臺呢？想那臺還不能夠靠了長久，卻何況那人事的得失，忽然去，忽然來的呢？那有的人想拿來誇耀世上，并且自己滿足便差了！因為世上實有可靠的，卻不在乎臺的存亡呢？既經拿來告訴公退下來做這篇記。

超然臺記

蘇軾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

樂字是一篇主意

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鋪糟啜醢，

薄醢

酒

皆可以醉。果疏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

此即蔬食飲水樂在其中，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意。

一起便見超然

夫所謂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

以足吾欲者有盡。

指富貴利達

美惡之辨，戰於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

少，而可悲者常多。

不起然則不樂

是謂求禍而辭福。

福可喜禍可悲，今以求福辭禍之故，而多悲少樂，是求禍辭福也。

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

蓋被也，承上起下

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外，

說然

則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

我常眩亂反覆。

即孟子勿視其巍巍之意

如隙中之觀鬥，又烏知勝負之所在？

喻眼界之小

是以美惡

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不大哀乎？

此段言遊於物之內，則因其美惡而生憂樂，遊於物之外，則無所往而不樂。

予自錢塘移守膠西。

錢塘屬浙江杭州府膠西即膠州屬山東萊州府。入題。

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

采椽不斲。

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

安得超然

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

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

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冬食根。安得超然。

人固疑予之不樂也。

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

也。

正寫己之安往而不樂。

於是治其園囿。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

安邱高密二縣名。

以修補破敗。

為苟完之計。而國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故意肆

志焉。

敘完作臺事。上寫因樂而有臺下寫因臺而得樂放忘肆志四字正為樂字寫照上下關鎖。

南望馬耳常山。

二名山秦漢間高人多隱於此。

出沒隱見。若近

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

南

而其東則廬山。

即秦始皇遣盧生入海求美門子高者。

秦人盧敖。

秦博士。之所

從遁也。

西望穆陵。

關名左傳齊桓公曰賜我先君履南至穆陵即此。

隱然如城郭。師尚父。

太公。

齊威公。公之遺

烈猶有存者。

西北俯濰水。

韓信與龍且戰大濰水而陣即此。

慨然太息。思淮陰。

韓信封淮陰侯。

之功。而弔其不終。

北。憑今弔古。感慨淋漓。起然山水之外。

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

寫

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

在。客未嘗不從。

寫人擷賢入聲。

園蔬。取池魚。釀。

釀去聲。

秫。

術。

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

遊乎。

擷持取也。醪酒為醪。林檎之黏者即糯也。淪煮熟而出之也。脫粟。纔脫殼而已。言不精粳也。寫人與臺之日用平常。樂字一振。

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

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

點臺名字

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

也。應前安往而不樂乃遊于物之外句起然之意借此一結更暢



是記先發超然之意。然後入事。其敘事處。忽及四方之形勝。忽入四時之佳景。俯仰情深。而總歸之一樂。真能超然物外者矣。

演白

凡是物類一定都有可觀的，苟其有可觀，一定都有可以快活的；不必定要有怪奇偉大美麗的呢？米糟薄酒，吃了都可以醉；果實蔬菜草木一類的東西，吃了都可以飽。照這樣類推出去，吾到那裏去，怕不能快樂呢？想那所以要求福祿辭禍患的，因為福祿可喜，那禍患可悲；人的所要沒有窮盡，卻是物類可以足吾欲望的有限。美的惡的辨別，在心中戰爭，那去取的選擇，交涉在前面。這樣的做，便可樂的常少，那可悲的常多了。這就叫做求禍患去辭福祿，想那求禍患辭福祿，豈是人的常情呢？實因為物欲去遮住他呢？他游在物的裏面，卻不能游在物的外面，物並不是有大小啊。從他的裏面看出來，沒有不高而并且大的呢？他挾了高大來對我，我便常常昏亂反覆，像在洞裏看人家的爭鬪，又那裏知道勝敗的所在？所以美惡的心，縱橫發生，那憂戚快活出來了，豈不是大大的可以悲傷呢？吾自從錢塘遷移守那山東膠州，放了舟楫的安逸，卻嘗這車馬的勞苦，去了雕刻牆壁的美麗，卻居在標木做的房屋，離了河山的

大觀卻行在桑麻的野裏方才到的時候，年歲屢次不熟，盜賊滿在野裏，獄中的囚犯充滿，訟詞相連接的，那辦素食的廚房，索然無生氣，天天只吃蔬菜一類的東西，人家固然要疑心吾的不快活了，但是吾住了一年，卻是面貌加豐，頭髮向來白的一天，一天的反而黑起來，吾既經快活他風俗的淳厚，卻這裏的百姓也安我的拙笨呢？那麼就整理他的園圃，清潔他的庭宇，斬伐安邱高密的木材，拿來修補破敗的地方，做暫時安逸的計策，那園的北面靠了城，拿來做臺的已經舊了，稍為修理，拿他刷新一下，時常互相登臺看望，放了心意，逞了意志，非常的快活，南面望馬耳山，出沒隱現，又像近，又像遠，也許有隱君子在這裏，廢他的東面有廬山，秦人 廬教所逃遁的地方呢？西面望穆陵，隱隱然像城郭的一般，姜太公 齊桓公遺下來的功業，還有存在的，北面俯下來望望淮水，慨然的嘆息，懷想淮陰侯的功業，卻弔他的不得善終，這個臺高大并且安逸，深廣并且明亮，夏天風涼，冬天溫暖，下雪的日子，風月的夜裏，吾沒有曾經不在，客人沒有曾經不跟的，採了園中的菜蔬，拿了池中的魚，釀了高粱的酒，煮了脫粟的飯，卻去喫他，并且說道：『快活啊！這種游散呢！』當這個時候，吾的弟子由，恰巧在濟南聽見了，做篇賦，并且題他的臺叫『超然』，因此見吾的不論到那裏沒有不快活的緣故，因為能够游在物的外面呢。

放鶴亭記

蘇軾

熙寧神宗年號十年秋彭城徐州是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雲龍山在徐州城南張

天驕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六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

其上先點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

其缺承寫固異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冥之間俯仰百

變又從異境上山人有二鶴甚馴馴順而善飛習也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

所如或立於陂田澤障或翔於雲表暮則僚僚向東山而歸僚向故名之曰放鶴

亭次點名亭二段郡守蘇軾時從賓佐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落飲酒

後挹山人而告之挹酌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三句是一篇綱領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易中孚九二爻辭言九二中孚之實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如鶴鳴于隱幽之處而其子自和之也詩曰鶴鳴于九

臯聲聞于天詩小雅鶴鳴之篇華澤中水溢出所為政從外數至九喻深遠也言鶴之鳴在於九臯至深遠矣而聲則聞于天猶德至幽而有至著者焉蓋其為物清遠

閒放超然於塵埃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

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衛懿公好鶴出則鶴乘軒而行一日敵患欲禦之皆曰公有鶴何不以此禦敵乃煩吾為遂亡國周公作

酒誥酒誥周書篇名商受醢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衛武公作抑戒抑戒即詩大雅抑之篇衛武公年九十有五作抑戒以自儆其

三章云顛覆厥德荒湛于酒

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

晉劉伶阮籍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與阮咸山濤向秀王戎嵇康為竹林七賢。引鶴從上名亭來飲酒。從上飲酒來。

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開放。如

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避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

為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

應上隱居之樂三句。遠想遺韻筆勢翻瀾。

山人欣

然而笑曰。有是哉。

仍就山人作收。

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

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歛翼。宛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

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

歌放鶴。

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

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歌招鶴。



記放鶴亭。卻不實寫隱士之好鶴。乃於題外尋出『酒』字與『鶴』字作對。兩兩相較。真見得南面之樂。無以易隱居之樂。其得心應手處。讀之最能發人文機。

演白

熙寧十年的秋天。彭城地方的水大發。雲龍山人張君的草堂。水浸到他的門

一半。明年春天水退。遷到舊時住屋的東面。東山的山腳下。登高一望。得着一塊奇異

的境地。就築個亭子在這上面。彭城所有的山岡嶺。四面圍合着。隱隱然像大的圈兒。

單缺他西邊一方面。那山人的亭子。恰巧當他的缺處。在三四月的時候。草木的茂盛。

像是連天一般；秋冬的月光雪色，千里一樣顏色；風吹雨下，或亮或暗的時候，在一舉首一低頭的當兒，有百樣的變化。山人有兩隻鶴，性質很是馴良，並且極會得飛。朝晨便望了西山的缺處去放他，隨他的意思到那裏去；有時立在山邊的田上，有時飛翔在雲霧的上面；晚時便向東山歸來，所以叫他做放鶴亭。這裏的太守官蘇軾，時常後面跟了一般賓客、佐吏、僚屬、吏民去見雲龍山人飲酒在這個亭上，很是快活。他酌了酒給山人喫，并且告訴他道：『你知道隱居的快活麼？雖是朝了南面的君主，也不能够換這個快活呢！』易經上道：『鶴叫在隱幽的地方，這鶴子會得和他。』詩經上道：『鶴叫在九折的皐澤，聲音能够聽到天上。』因為鶴這個東西清遠閒放，超然在塵世的外面，所以易經和詩經都拿來比賢人君子。有隱德的士子常常把他玩弄，應當像只有益，卻没有害處了。然而衛懿公喜歡了鶴，便亡他的國家；周公做酒誥去戒成王，衛武公做抑戒一篇文字，拿來警戒自己，以為荒惑敗亂，没有比酒再利害的。然而劉伶阮籍這等人，卻因喫酒保全他的天真，并且名譽傳在後世。咳！做了南面的君主，雖是清遠閒放，像鶴的東西，還不能喜歡；喜歡了便要亡他的國家，卻是那一般隱在山林，逃在世上的，人雖喜歡那荒惑敗亂像酒的東西，還不能去害他。何況喜歡這鶴呢？從這樣看來，他所有的快樂，竟不可在一天同說呢！山人聽了這一番話，很快活的笑道：『真有這樣的麼？』那麼就做了放鶴招鶴的歌道：『鶴飛去呢，在西山的缺處；